

温庭筠的江南

李 群

梳洗罢，独倚望江楼。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，肠断白蘋洲。

《梦江南》原名《望江南》最早见于敦煌曲子词，以后又有《谢秋娘》、《忆江南》、《江南好》、《春去也》、《望江梅》、《梦江口》、《归塞北》等七八种别名，是同调异名，这种现象在词中并不少见。别名的由来大都和此调中某一作品有关，如温庭筠之前，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久负盛名，《江南好》、《忆江南》就分别取自其首尾两句。

以《梦江南》为词调，其内容却不一定和江南有关。如敦煌曲子词《望江南》（莫攀我）写的是长安城郊曲江池畔的杨柳，刘禹锡的《忆江南》（春去也），词里明写洛阳。那位鼎鼎有名而在牛李党争中败北的晚唐宰相李德裕，曾作一阕《谢秋娘》，乃悼亡妾谢秋娘，更与江南无涉。但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是他从苏州卸任后，回到洛阳写的，我们读过一遍就知道，那是真的江南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？”那么温庭筠本词，是否写的就是江南呢？答案自然是肯定的。

凡读过本词的读者，无须深思，脑海中会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的画面。这种直观的传达，既是词人艺术功力的表现，也正可作我们这里的证据。

温词虽没有“风景旧曾谙”这样明确的告知，但我们知道温庭筠的确到过江南，有写江南的第一手材料。据《旧唐书》列传第一百四十四文苑传下记载，唐懿宗咸通年间，温庭筠“失意归江东，路由广陵，……与新进少年狂游狎邪”，至于“醉而犯夜，为虞侯所击，败面折齿”，还为此打了一场官司，可见温庭筠在扬州有过一段游冶放荡的生活。

词中“白蘋洲”这个地名，虽是泛指，却有浓厚的南方（尤其是江南）地域色彩。白蘋洲即长满蘋草的水

边小洲，蘋是一种江南常见的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一株根茎上顶着四片小叶，叶初生时浮于水面，随后根茎固定在水中泥地里，夏秋开小白花，故称白蘋。楚辞中曾多次提到这种香草，如《九章·悲回风》“蘋蘩蒿而节离兮，芳以歇而不比。”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：“鸟萃兮萍中，罳何为兮木上。”在后世诗歌里，白蘋更是作为江南风物的典型代表，频现妙影，如柳恹《江南曲》：“汀洲采白萍，日落江南春。”骆宾王《在江南赠宋五之问》：“秋江无绿芷，寒汀有白蘋。”张籍《江南春》：“渡口遇新雨，夜来生白蘋。”

本词一开头，纯为白描，十分洗练：“梳洗罢，独倚望江楼。”没有点出人物，也没有点出时间，有的只是几个动作：梳洗，倚楼，望江。从这些有着连绵层次的动作里，可以想像出一位女子的身影。而连这个信息也是由读者想像得来，不能不说是语言的胜境，若换了绘画或电影镜头，简直无从说起。从这些动作我们还可以想像，这位女子非常的空闲，无聊，孤独。

因为没有交待“倚楼”的时间，时间就似乎成了一个问题。唐圭璋先生《唐宋词简释》说“起两句，记午睡起倚楼”，而夏承焘先生却说是早晨起来，“说明她已望了整整一天了。”（《唐宋词欣赏》）。本来这样的分歧无关理论故实，无有对错，只是各人直觉观感的不同。但问题既然提出来了，我们也不妨稍作辨析。比较两家之言，我倾向于前者。一方面，若早起便去倚楼，一直望到“斜晖脉脉”，固然可以表示情深，却也过于勉强。而午睡起来，望两三个钟点，还是能做到的，因而也显得自然一些。另一方面，午睡本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，是空闲、无聊与孤独的心情之表现，符合人物的某种身份。午睡醒来，似乎比晨起更慵懒，更茫然，更要倚楼望江，——因为和倚楼望江是结在同一根由的一条线上的。而夜里的睡，不过是日入而息，无论什么村夫俗子都做得。再者，本词所

描写的场景,原是一天又一天重复着的,正如汤显祖评说,是和“朝朝江上望,错认几人船?”同一结想,因此晨起不必定比午起来得情长。说到底,这终究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,词人留着时间的空白,是他的聪明和洒脱。而对于词中的女子来说,时间的空白,写足了时间的无尽、残酷和可怕。

温庭筠特别爱写女子梳妆。或妆前:“玉钩褰翠幙,妆浅旧眉薄”(《菩萨蛮》其五),“眉翠薄,鬓云残”(《更漏子》(玉炉香));或正梳妆:“懒起画蛾眉,弄妆梳洗迟”照花前后镜,花面交相印”(《菩萨蛮》其一);或妆成:“双鬟隔香红,玉钗头上风”(《菩萨蛮》其二),“翠钗金作股,钗上蝶双舞”(《菩萨蛮》其三)。大约在他心目中,除了相思,梳妆是女人一天或一生惟一要做的事情。梳妆是形,相思是影,形影须臾不离。相思和梳妆成为温词美学的核心概念。梳妆又常和睡觉,和半梦半醒,和由夜向白昼(或者由白昼向夜)转换的迷离时光联系起来,温词也尽可以梳妆为中心点,在半径三四米的圆形内展开无穷变化。

但这样的美,并非无根的浮萍,流于浅表,而是既深达人情,又极富传统联想。从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“自伯之东,首如飞蓬。岂无膏沐,谁适为容”,到《离骚》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,谣诼谓余以善淫”、“进不入以离尤兮,退将复修吾初服”;中国古典传统一开始就是把爱情的专一守贞,人格的芳洁自爱,逐臣的忠君爱国等等这样大的题目,寄寓在女子“梳妆打扮”这样微小的日常行为之中。因此清张惠言《词选》谓“飞卿之词,深美闳约”;又从《菩萨蛮》读出“《离骚》‘初服’之意”,这都不错。而且我私意以为,温庭筠将词的写作置于这样的传统之下(有意或无意),对于词之为体以及词的发展,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同样写梳妆,写闺情,与其《菩萨蛮》诸作比较,温庭筠这首《梦江南》以描写的疏朗而显得别具一格。在“梳洗罢”三字以后,词人很快就把视线引向开阔的外景。

倚楼所望,“过尽千帆皆不是,斜晖脉脉水悠悠。”这里有期待,有惆怅,更有失望,失望到近乎麻木的境地。“过尽千帆”,岂不是在一寸一寸地熬?这种等待的煎熬滋味,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尖锐,能直抵人心。柳永《八声甘州》(对潇潇暮雨洒江天)“想佳人妆楼颙望,误几回、天际识归舟”几句即从此化出。

“斜晖脉脉”是有情,“水悠悠”却是无情,这是一个对比,就在这对比中含着幽怨。可是,有情又怎样?

无情又怎样?斜晖映水,不都只在一幅图景里挂着,有什么好说的呢?的确,回头去看,说了“情”字吗?说了“怨”字吗?可是到最后还是忍不住说出这一句:“肠断白蘋洲”。

李冰若《栩庄漫记》中以此句为蛇足,说:“‘过尽’二字既极惆怅之情,‘肠断白蘋洲’一语点实,便无余韵”,非也。若说点实,仅“肠断”二字,但也不尽如此。

如果说在“过尽千帆皆不是”中有惆怅、失望,还有些许麻木,有“斜晖脉脉水悠悠”的无可无不可,在这样渐渐地要沉下去的心境中听见“肠断”二字,简直可以说是振作,是惊呼,声调是高亢的,是被“白蘋洲”刺激后苏醒的新鲜的痛。在此温庭筠几乎是出于本能或习惯,他和词中人也几乎是同一个,不说出这两个字,是绝不甘心的。

而“白蘋洲”本是一个有着丰厚意蕴的传统意象,是留情、相思和离别的象征,它恰恰是全词中惟一的虚幻处,是一个永恒地存在于记忆中的地方。可以想像,在那里她和他留下了深情,有过如许美好时光;又或许正是在那里他们分手,而后“恨极天涯”。自然,这样的回想只会使她肠断。因此“白蘋洲”在这首小令中的地位和意义,正同于《菩萨蛮》(小山重叠金明灭)中的“双双金鸂鶒”一句。“肠断白蘋洲”也因此使全词有了一个大的转换,由实入虚,由眼前而进入回忆,一个新辟的空间,任凭我们去想像。

带着这些体认,再看词的开头,令人恍然大悟:她为什么要梳洗?为什么会有倚楼和望江的举动?不正是因为有过“白蘋洲”的情份吗?词的结构因此成为一个没有丝毫懈怠、极富美感的圆。很难说温庭筠一开始就画好了这个圆,我更愿意这样理解:温词中处处显示的结构之深密与周到,也已经成为他的本能,此正合司空图《诗品·精神》中的两句:“妙造自然,伊谁与裁?”又如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所言:“如飞卿则神理超越,不复可以迹象求矣。然细绎之,正字字有脉络。”

这里有三幅画:一幅是读者眼中的“倚楼望江图”,一幅是“倚楼望江”的女子眼中的“斜晖照水图”,还有一幅是这女子脑海里的“白蘋洲图”。一首小令,以空灵的文字,写出了如此繁密叠映的图画。除了温庭筠,谁还能做到?

(作者单位:同济大学人文学院)

【责任编辑:长弓】